

太玄校釋

〔漢〕楊雄 原著
鄭萬耕 校釋

人玄	地玄	天玄
割止堅	過窺大	交栗候
成閭矢	節文畫	徒進釋
刻劉將	飾廷視	格夷玄
難勤喪	沈內去	爭務寧
	晦晉窮	增鏡蓬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漢〕揚雄 原著
鄭萬耕 校釋

太玄校釋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太玄校釋

〔漢〕揚雄 原著

鄭萬耕 校釋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北京通縣電子外文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14.75 字數：262 千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7 000

ISBN 7—303—00237—5/B·8

定價：（平）6.50 元

（精）9.00 元

序

揚雄作太玄以擬易，雖屬模擬之書，實質上不失爲一個新的創作。易傳贊易云：「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揚雄也是企圖構造一個廣大悉備的系統，用來包羅天道、地道和人道。揚雄敢於「擬經」，遭到一些人的指責、譏評，也受到一些人的贊揚。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科學家張衡對於太玄的稱贊。他說：「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從張衡的議論看來，足證太玄是一部含有深刻內容的學術著作。

太玄非常艱澀難懂，「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漢書揚雄傳）。其如此難懂的原因之一是揚雄采用了一些罕見詞字。揚雄是文字學家，研究過方言和奇字，於是寫書時把許多方言奇字都用上了。事實上，用明白易懂的語言來表達思想，還可能引起人們的誤解，用艱澀難懂的語言表達思想，就更令人感到幽深莫測了。

晉宋以來，注解太玄的有幾家，其中比較流行的是范望注和司馬光注。而明初葉子奇的太玄本旨較爲精切。清代也有幾本注解。但是這些注解都沒有做到將太玄內容講解清楚。鄭萬耕

同志研究揚雄哲學，在昔人注解的基礎上，更加鑽研，寫成太玄校釋一書，對於揚雄所用的方言奇字作了疏釋，對於太玄所包括的天文學知識作了說明，力求使太玄成爲一部可懂的書，這是近年研究古典哲學著作的新成就，對於中國哲學史研究有重要意義。這是值得向讀者推薦的。

一九八六年四月

張岱年序於北京大學

前言

揚雄（公元前五十三至公元十八年），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是我國西漢末年重要的思想家和文學家。

他自幼好學，博覽羣書，不拘泥於章句，力求通曉其意。少壯之時，曾欽慕屈原、司馬相如，喜好辭賦。後來，以爲作賦是雕蟲小技，便不再寫了。晚年，揚雄校書天祿閣，不參與朝政，埋頭著書立說，以求成名於後世，晉人范望稱之爲「朝隱」。

揚雄曾收集各地的方言俗語，作一方言字典，考辨名物風謠，以明異鄉難通之語，對我國語言文字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以爲經莫大於周易，便模仿周易而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擬之而作法言。太玄文詞比較艱深晦澀，而法言却較爲淺近通俗，都頗具哲理，是他的主要哲學著作。

太玄是模仿周易的占筮之書

班固作揚雄傳，贊敘揚雄之事說：「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

於易，故作太玄。……皆斟酌其本，相與倣依而馳騁云。班固所云，深得其實。據記載，當時纂漢的王莽，唐代著名的八司馬之一柳宗元，都曾以太玄卜筮自己命運的吉和凶。太玄乃是一部模仿周易而作的占筮之書。

周易的卦畫有奇一、偶二；太玄模仿之，其卦畫則有奇一、偶二、和一。周易有六位，太玄則有四重。最上爲方，次爲州，次爲部，最下爲家。這就是漢書楊雄傳所說「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的意思。周易以八卦相重，共爲六十四卦，太玄則以一、一、一錯布於方、州、部、家四重之中，共爲八十一首。首以擬卦。周易每卦六爻，六十四卦共爲三百八十四爻，爻有爻辭；太玄每首九贊，八十一首共爲七百二十九贊，贊有贊辭。贊以擬爻。但是，周易每卦皆有卦辭，而太玄每首則無辭；易卦六爻，爻皆有辭，玄首四重，而別爲九贊，繫於每首之下。這又與周易有所不同。

周易有經有傳，傳以解經。太玄也模仿之，經分三卷，傳十一篇，也用以解說太玄經文，即楊雄傳所說：「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周易有象傳，太玄則有首。周易有象傳，太玄則有測；象傳以解說爻辭，測也用以解說太玄贊辭。周易有文言，太玄則有文，文言解說易之元、亨、利、貞四德及乾坤兩卦之爻辭，文也模仿周易提出罔、直、蒙、酋、冥作爲玄之五德，加以解說，并反復闡釋中首九贊之辭。周易有繫辭，太玄則有攤、瑩、掇、圖、告。繫辭爲易經之通論，用以論述

校釋說明

一、本校釋以晉范望太玄解贊（四部叢刊影印萬玉堂翻宋本——簡稱范本）爲底本，以宋司馬光太玄經集注（四部備要據明刻本校刊——簡稱集注本）參校。並參考明葉子奇太玄本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葉本）、趙如源校訂本（明天啟武林趙氏刻本——簡稱趙本）、清劉斯組太玄別訓（乾隆刻本）、陳本禮太玄闡秘（簡稱陳本）、湖北崇文書局子書百家本、上海涵芬樓影印道藏本和俞樾諸子平議。

二、校勘中底本錯字、衍文一律保留，加（）號；凡改正錯謬、增補文句，均加〔〕號，並在校釋中加以說明。其餘一仍底本之舊。

三、揚雄創作太玄，時人多不能解。唯鉅鹿侯芭承受其學，獨得精旨，而章句不傳。三國之時，章陵宋衷始作解詁，吳郡陸績釋而正之。晉范望採二家之注，取長補短，更加新意，撰有解贊。唐王涯又因舊發新，爲之作注。至宋爲之作注者甚衆，只有司馬光太玄經集注行於後世。遼胡次和作太玄集注。明葉子奇作太玄本旨。清劉斯組有太玄別訓，焦袁熹有太玄解，陳本禮有太玄闡秘等。其中流行於世的有范望注、司馬光注、葉子奇注和陳本禮注。本校釋於范

注、司馬光集注等擇善而從。凡所徵引均予注明。葉子奇太玄本旨世不多見，而又較爲精切，頗具特色，則多所採摘，錄於注末，以備參考。

四、注釋中所引文字均注明出處。刪略較多而間引者，不盡依原書文句，以免繁瑣。

五、本校釋先校勘而後釋義，以釋爲主。

六、有關文獻資料，擇要附錄於後，以資參閱。

易經之創作、義蘊和功用等。太玄此五篇皆推贊玄經，闡發太玄之創作、義蘊和功用，也繫辭之類。周易有說卦，太玄則有數，說卦論八卦所象之事物，數也論述九贊所象之事物，屬於一類。周易有序卦，太玄則有衝，衝序列八十一首，兩兩相對而解之，也序卦之屬。周易有雜卦，太玄則有錯，模仿雜卦傳，解釋八十一首之意義，不依各首次序，錯綜交雜而說之。

周易論及揲蓍求卦之法，太玄也列有揲蓍索首之則。就是：天地之策各有十八，合爲三十六，地則虛三而實用三十三策。筮時，從三十三策蓍草中取出一策，掛於左手小指間，是謂別一。然後，將其餘蓍草隨意分爲兩部分，是謂「中分其餘」。「中分」之後，將其中一部分按每三策一組數之，是謂「以三搜之」。搜過之策，仍置原處。在「三搜」之後，將其餘蓍草（或一策，或二策，或三策）置於所掛蓍草之旁，是謂「并餘於芳」。「一芳之後」，「再數」另一部分蓍草，「以三搜之」。搜過之策，仍置原處。數至十以下，所餘蓍草必爲七、八、九策。其餘七策爲一畫，八策爲二畫，九策爲三畫，是謂定畫。經過這樣「別一」、「中分」、「三搜」、「并餘」、「再數」、「定畫」六次策算，即可確定其首之一位。至此，揲蓍之全過程完結，故言「六算而策道窮」。經過四度求畫，而方、州、部、家四位成，則玄之一首定。這就是太玄揲蓍索首的具體方法（參見太玄數）。

太玄也模仿周易占斷吉凶之文，而作有占筮斷卦之法。具體方法是：凡占斷所遇卦的吉凶休咎，必須區分經緯、晝夜、表贊。一、二、五、六、七贊爲經，且筮用之。三、四、八、九贊爲緯，夕筮

用之。日中、夜中筮，雜用二經贊一緯贊。一五七爲一表，屬於經，三四八爲一表，屬於緯，二六九爲一表，雜用經緯。凡旦筮則用經，當九贊一五七之表，遇陽首則一五七并爲晝，是謂「一從二從三從」，始、中、終皆吉，遇陰首則一五七并爲夜，是謂「一違二違三違」，始、中、終皆凶。凡夕筮則用緯，當九贊三四八之表，遇陽首，始吉中、終凶，遇陰首，始凶中、終吉。若日中、夜中筮，則雜用二經一緯，當九贊二六九之表，遇陽首，始、中凶終吉，遇陰首，始、中吉終凶。雖然觀一表之中始與中之贊辭，但最後決斷占筮是吉是凶，主要依據終贊之辭而定。正如范望所記述：「王莽將有事，以周易筮之，遇『羝羊觸藩』，以太玄筮之，逢干首。干者，陰家，其位一五七也，而以七決之，其辭云：『何戟解解』。此『從終』之義也。」

要而言之，太玄確是一部模仿周易而作，具有神秘色彩的占筮之書。然而，它却對以前的易學、哲學和自然科學作了一定程度的總結，提出了一個世界圖式和哲學體系，包含有豐富的哲學思想。值得我們加以研究、鑒別，繼承其中的寶貴遺產。

太玄的世界圖式及其自然科學基礎

太玄所提出的世界圖式，也是模仿周易的，而又與周易不同。周易的世界圖式是從陰陽兩個對立的觀念出發，基本上採用二分法展開的。「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周易繫辭上）八卦重爲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以此作爲世界事物變化的公式。太玄的世界圖式是從易傳天、地、人三才的觀念出發，而採用三分法，又列爲四重（即方、州、部、家）構造而成的。太玄圖說：「一玄都覆三方，方同九州，枝載庶部，分正羣家。」又說：「一玄有二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以三生者，參分陽氣，以爲三重，極爲九營。是爲同本離末，天地之經也。旁通上下，萬物并也。九營周流，終始貞也。始於十一月，終於十月。羅重九行，行四十日。」這是說，一玄分而爲三，名之爲方，有一方二方三方，這就是「一玄都覆三方」。一方爲天玄，二方爲地玄，三方爲人玄。三方又各分爲三，名之爲州，每方有一州二州三州，共爲九州，這就是「方同九州」。每州又各分爲三，名之爲部，每州有一部二部三部，共爲二十七部，這就是「枝載庶部」。每部又各分爲三，名之爲家，每部有一家二家三家，共爲八十一家，這就是「分正羣家」。這樣的三分過程，就是所謂「一以三起」。

這樣由四重所構成的某方、某州、某部的某家，太玄稱之爲首。八十一首分爲九個階段，爲「九天」，每「天」九首。每首又分爲下、中、上（或始、中、終，或思、福、禍）三個小階段；每個小階段有三贊，三三而生，共爲九贊。八十一首共分爲七百二十九贊。這裡所用的都是三和三的倍數，如九、八十一、七百二十九等等。這就是所謂「參分陽氣，以爲三重，極爲九營」，這就是「一以三生」。這樣，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及其所構成的八十一首和七百二十九贊，就構

成了一個世界圖式。這就是太玄體系的結構。它用這個體系說明萬事萬物的發展和運動。所以說：「是爲同本離末，天地之經也。」同本離末，是說事物都由同一個本源分化出來。分化以後的事物，雖有不同，但又互相聯繫，即所謂「旁通上下，萬物并也。」同時，這個圖式分爲九個階段，用來說明一年四時的變化過程，這就是所謂「九營周流，終始貞也。」

太玄把一年四季的變化分爲九個階段，一個階段稱爲「一天」，一年共「九天」，順次以每州的第一部第一家的首名命名。這就是所謂「九天：一爲中天，二爲羨天，三爲從天，四爲更天，五爲辟天，六爲廓天，七爲減天，八爲沈天，九爲成天。」（太玄數）太玄八十一首分爲九節，每節九首，各分配於「九天」。第一首至第九首屬於中天，第十首至第十八首屬於羨天，以此類推。每「天」包括四十日（太玄以兩贊配一日，每首九贊，每「天」九首，九九而八十一，得四十日半，取其整數，所以說四十日）。在一年「九天」之中，陰陽運行的情況是，陽生於十一月，陰終於十月。這就是所謂「始於十一月，終於十月。羅重九行，行四十日。」這樣，每一首主四日半，八十一首主三百六十四日半。這是試圖以八十一首來表現一年四時的變化過程，所以說：「八十一首，歲事咸貞。」（玄首都序）

太玄是怎樣用這個圖式說明世界萬物一年四時的運動變化的呢？太玄圖說：「誠有內者存乎中，宣而出者存乎羨，雲行雨施存乎從，變節易度存乎更，珍光淳全存乎辟，虛中弘外存乎廓，

削退消部存乎減，降隊（墜）幽藏存乎沈，考終性命存乎成。」這是用陰陽消長和萬物盛衰的狀況來說明「九天」的變化過程。在中天，陽氣潛藏於內，在羨天，植物開始萌生，在從天，雲雨滋潤萬物，在更天，植物變化繁多，在辟天，植物茂盛結實，在廓天，植物變得外強中乾，在減天，植物逐漸衰退，在沈天，植物降落潛藏，在成天，萬物完成結束。太玄還為陰陽二氣的消長運行規定了時間和方位。在一年的循環之中，陽生於子（中首，十一月，冬至，正北方），極盛於巳（四月，東南），至亥（十月，西北）完全不發生作用，讓位於陰，所謂「西北則子美盡矣」。在陽氣開始衰微時，它的對立物——陰氣就開始發揮作用。陰生於午（應首，五月，夏至，正南方），極盛於亥（十月，西北），至巳（四月，東南）完全不發生作用，又讓位於陽，所謂「東南則午美極矣」。陰氣開始衰微時，其對立物——陽氣就開始發揮作用，陽又「生於子」。西北是陰氣極盛的方位，東南是陽氣極盛的方位，所以說：「陰酋西北，陽尚東南」（參見太玄圖）。照這些說法，太玄八十一首就構成了一個時間、空間相互配合的世界圖式。從第一首（中首）到最後一首（養首），是一個陰陽二氣在這個宇宙間架之中消長運行的循環過程。太玄首則更加生動而詳盡地描繪了這個過程。也正是陰陽二氣的消長運行，決定了一年四季萬物的盛衰。按照太玄的說法，認為在一年四季之中，陰陽二氣平等地交替發生作用，沒有什麼「尊卑」、「主從」之分；陰陽並不體現人的道德性質，也沒有意志、欲望和感情。這樣的圖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和董仲舒為代表的神秘主

義目的論體系相對立的。

太玄圖式也配入了五行。太玄瑩說：「鴻本五行，九位施重。上下相因，醜（類）在其中。」太玄告說：「五行迭王，四時不俱壯。……南北定位，東西通氣，萬物錯離乎其中。」這就是說，太玄八十一首的次序不僅表示陰陽的消長，也表示五行的生剋。世界事物的變化，既是陰陽消長的結果，也是按照五行的機械性能進行的。

同時，太玄還爲五行及其生數和成數規定了時間和方位。三八爲木，爲東方，爲春；四九爲金，爲西方，爲秋；二七爲火，爲南方，爲夏；一六爲水，爲北方，爲冬；五五爲土，爲中央，爲四維（四隅）。從而構成了一個以五行爲支柱的時間、空間相配的宇宙間架。不僅如此，太玄還把音律、顏色、氣味以及人的五臟、性情、外貌，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氣候、鳥獸草木，社會的生產、宗教活動等等，都配入這個宇宙間架，企圖以此說明「玄」之包羅萬象，能解釋一切。這些說法幾乎是抄錄呂氏春秋十二紀、禮記月令和淮南子時則訓的說法，而又把它發展得更加繁雜、瑣碎，因而也就更不符合實際情況，更缺乏合理性，多是一些荒唐的胡話。

太玄的世界圖式把陰陽、五行、天地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緊密地勾掛起來，組成了一個相互聯繫的整體，從而描繪了一幅世界聯繫的總的圖畫。它企圖探討外部世界的普遍聯繫。但是，這個關於世界聯繫的圖畫，把一切事物的發展變化都局限於以九爲基數的框子之中，企

圖用一些簡單的數字解釋豐富的、紛繁變化的事物，不免陷於牽強，失於主觀臆斷。它既沒有把握事物聯繫的複雜性，也不可能揭示事物之間的本質聯繫。

然而，太玄這個包羅萬象的世界圖式，是以當時的自然科學為基礎的。

當時天文學中，關於天體的學說，主要有兩家，一是蓋天說，一是渾天說。揚雄起初信奉蓋天說，後來在桓譚的啓發和幫助下，轉而擁護渾天說。晚年，他提出「難蓋天八事」（參見隋書天文志），成為蓋天說的批判者了。揚雄還曾向黃門渾天老工學習天文，對渾天說作過研究。太玄的世界圖式正是吸收渾天說「天包地外」，「周旋無端」，循環運行，永無休止的思想，而構造出來的。正如揚雄自述所說：「大渾思渾天」而作太玄（漢書本傳）。

太玄圖式也吸取并改造了孟喜、京房及易緯的「卦氣說」。孟京的著作和易緯，災異、迷信的神學思想十分濃厚，但也包含有許多自然科學的粹成果。「卦氣說」就是其中的科學成分之一。這已經為我國唐代大天文學家一行和尚所肯定（參見新唐書卷二十七上）。它把六十四卦分配於一年四時之中，表示陰陽二氣的消長和四季的變化過程。一年之中，每卦都發生作用，叫做「用事」，也即所謂「卦氣」。坎、離、震、兌四正卦的二十四爻分主二十四節氣，其餘六十卦，每卦主六日又八十分日之七，備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日之一。太玄圖式把八十一首分配於一年四時之中，用以表示陰陽二氣消長和萬物盛衰的過程。把八十一首分為「九天」，每「天」「用事」四

十日半，所謂「羅重九行，行四十日」。這是吸取「卦氣說」而來的。太玄的世界圖式和孟京及易緯的「卦氣說」一樣，都是用「卦」或「首」來表示一年之中季節的變化，實質上都是一種曆法或月曆。

秦至漢初，都採用顓頊曆，但是逐漸發現它已經與實際天象不合。到漢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一百零四年）開始改用鄧平、落下閎等人創制的新曆法，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這個曆法也就稱爲太初曆。後來，劉歆又加以整理，并附加一種理論，稱爲三統曆。

中國古代曆法，以夜半爲一天的開始，以朔旦爲一月的開始，以冬至爲一年的開始。以甲子爲推算年代的開始。尤其重視曆元。所謂曆元，就是用朔旦、冬至恰好是甲子日的夜半的那個時刻，作爲推算曆法的開始。太初曆的制定者之一鄧平創制了八十一分法，規定一個月的日數爲二十九又八十一分之四十三。從而實際推算的結果是：一月的日數爲二十九又八十一分之四十三日；一歲的月數爲十二又十九分之七月；一歲的日數爲三百六十五又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日；一章爲十九年（七閏月），亦即二百三十五月。經過這個周期，朔旦、冬至又在同一天。一統爲八十一章即一千五百三十九年，一萬九千零三十五月，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日。經過這個周期，朔旦、冬至又在同一天的夜半。一元爲三統即四千六百一十七年。經過這個周期，朔旦、冬至又同在甲子那一天的夜半。按照實際推算，第一統以甲子日開始，第二統、第三統必然以甲辰日、甲申日開始；三統以後，又回到以甲子日開始。這就是劉歆三統曆的